



新定本

新定本

（附贈）

（附贈）

文艺作品选

第八辑



短篇小说

“老 定 額”

赵树理 王汶石 等著

作家出版社

內 容 說 明

人民公社犹如旭日东升，光芒万丈。本書选編的四篇小說，都是反映人民公社强大的威力。如在“严重的时刻”里的罗村，遭到严重的災害，庄稼被冰雹摧毁得顆粒不存时，公社的党委書記和各管理区的主任立即給以大力支援，并扫除了罗村某些社員悲观失望的情緒，使他們重新投入搶丰收的战斗里。人民公社不仅保証生产上的大跃进，也促使了社員們的思想日新月异。如“老定额”中的林忠，通过搶收公社的丰产田，提高了觉悟，不再在“定额”上打小算盤了；“春天常在花常开”中的苗族老奶奶們在进了敬老院后，各自拿出防老錢投資办鷄場；“桂梅和小惠”中的小惠从優大姐变成生产能手。这些作品都从一个側面生动、細致地反映了在人民公社运动中劳动人民嶄新的精神面貌，强烈地使人感到农村生气蓬勃的时代气氛。

“老 定 額”

赵树理 王汝石 等著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总布胡同22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77号

北京崇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經售

字 数 44,000 开 本 787×1092 $\frac{1}{32}$ 印 张 2 $\frac{3}{16}$ 插 3

1960年5月北京第1版 1960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 数 00001—45,000 册

統一書号：10020·1464

定 价：(1)0.14 元

目 次

“老定额”	趙樹理(17)
严重的时刻	王汶石(16)
春天常在花常开	胡学文(37)
桂梅和小惠	馬金堂(56)

“老定額”

趙樹理

和我接近的同志們常勸我在寫人物的時候少給人物起外號。我自己也覺着外號太多了不好，準備接受同志們的意見，只是這一次還想寫一個有外號的人物，好在只用一個，對其他人物一律遵照同志們的忠告。

這個人姓林名忠，在抗日戰爭中當過民兵中隊長，合作化時期是星火農業社的主任，一九五八年星火社併入李家河人民公社成為“星火大隊”他仍被選為大隊長。他原來沒有什麼外號，在當民兵中隊長時期，雖然也有人把他叫做“豹子頭林沖”，不過那只是臨時湊趣，因為當時人們常把指導員李占奎叫做“黑旋風李逵”，既有了“李逵”就順便又湊出個“水滸傳”上的人物名字來，都取其與真名字的聲音相近，並非什麼性格相同。要說這些人當時的性格，連他們的隊員在內都有點“神行太保”加“鼓上蚤”的風度——黑夜出發到四十里外破壞了敵人的鐵路，不到天明還可以趕回家來睡覺。

林忠的外號叫“老定額”。這個外號的歷史很短，在一九五五年才開始形成。這個外號，也可以說是批評，也可以說是稱贊——原來是批評他的人送他的。合作化后期有些活兒按定額計算工分，的確有鼓勵生產積極性的作用。例如林忠的媽媽在二十多年前就不到鍋灶邊去了，初行定額制這一年又

重新做起飯來，讓兒子、媳婦、孫孫、孫媳婦一同下地。這一年光林忠一家子就做了一千多個勞動日。可是什麼事情也不應該講究得過了分。林忠對於定額就有些講究得太細了。例如鋤頭遍谷子（間苗），苗的稠、稀、高、低，在消耗勞力上確實差別很大，不過你要每塊、每天都定一次額那就不会有一畝相同的。林忠就好在這類事情上窮講究。有人說他是因為自己家裡的勞動力多，怕吃了虧，他不承認。他說：“定額是管理生產的大關，一定得把守好！”這話有好多人贊成，可是反對的也不比贊成的少。反對的人說：“把住了大關是叫人過關過得舒服、不擁擠，不是叫你越把越嚙嚙，越叫人走得不痛快。”林忠不接受這種意見，仍然把大部分精力消耗在隨時修改定額上，因此提意見的人就把他叫做“老定額”。

今年（一九五九）六月十二日吃過早飯，林忠正在大隊部（原來高級社的辦公室）趕制一張割麥的定額表，黨支書李占奎來找他。“忠哥！今天前晌還是先割白楊套的豐產麥吧！”“昨天夜里不是說過先割蜂腰嶺的嗎？”“今天早上天氣預報說有雷陣雨。大家的意思還是先割好的！”“知道！雷陣雨在夜里，白天是晴轉多云……”“夜里難道可以保證不下雹子嗎？”“不！只差個前晌后晌！蜂腰嶺的定額已經通過了，白楊套的定額我在前晌就可以算出表來，中午吃飯時候一通過，后晌就可以割！”“白楊套還要算什么表？我看哪一塊也差不多，況且是早就包給了各小隊的，讓人家小隊里自己定還不行？”“不行！去年各小隊包的時候，誰也沒有料到麥子能長得那么厚，連割帶運，三倍的工也不夠！”“超產越多，獎勵也越多，還

赶不出多誤的工来？”“超产奖励是有个百分数卡着的，劳动日分的是各项收入的平均产值，那怎么能一样？”“照你那种計算法，分吃个燒餅还得数一数哪一塊上有几顆芝麻！”……正爭吵着，有个小队長进来問：“到底是割哪里的？”原来是大家听了天气預报都怕雹子打了丰产麦，才讓党支書去找大队長改变計劃的。党支書李占奎不想为了只爭个前晌后晌叫这个小队長誤会他和大队長不团結，就勉强放棄了自己的意見，向这个小队長說：“前晌就还割蜂腰嶺的吧，后晌割白楊套的！”說着就和这位小队長相跟出来往地里去了。

林忠还有他个人的算盤：李占奎走后，林忠一个人嘟念着說：“沒有定額怎么能行？同是一个白楊套，情况就不一样：一队和二队包的是前套，三队和我們四队包的是后套。一样的丰产麦，前套能用車子拉，后套得用扁担挑；包工包产时候，后套虽然多估了一些工，可是如今产要超兩三倍，工不是也要超兩三倍嗎？超产奖励的百分数一样，超了的工教誰賠呢？……”他一边嘟念，一边繼續造他的定額表。這張表可也真有要磨工夫的地方：白楊套的麦地，有大塊塞溝地，有小塊肋条地；有用鉄鍬翻过的，有用山地犁犁过的；有紅白二色土的，有純白土的；有風头高的，有風头低的……六十亩地就有二十多塊，論产量从二百斤到千斤亩都有，不过都可以叫丰产地，其中有的可以通車，有的只能用扁担挑。他這張表上的項目是：地塊名称、亩数、估产数、割工、运工五項。估产、估工确实得用点工夫——因为这些地在公社化以前从来没有長过这样好的麦子。他先在表格的第一第二兩列上填上了地塊名称和亩数，放在一边，然后取过算盤和一紙便条来，按亩数估算每塊地的

产量。这项事情里攪着他个人的利害关系，弄得他很費腦筋——既怕自己的队吃了亏，又怕别的队里說不公。

林忠費了一个来鐘头，把白楊套二十来塊地里的产量都估算出来浮記在便条上，正拿过表来要往上填，沒有想到就在这时候从門外不慌不忙走进个人来把他的工作打断。这个人有五十来岁年紀，兩撇小八字鬚修剪得很整齐。他一揭門帘便客客气气地向林忠打了個躬說：“忙着哩主任！”“主任”是林忠在星火农業社里的老职务，自从公社化以后被改选为大队長就很少有人这样称呼他了，不过总还有那么几个爱講旧排場的人，以为“主任”比“大队長”的气派大一点，所以还是那样称呼他。这个小老头就可以說是个代表——好在“大队”也叫“管理区”，按“管理区”來說，林忠仍然是“主任”。这个小老头叫李大亨，年輕时候常好給地主捧个場，可是地主們也看不起他；解放以后虽然对参加劳动十分不滿，可是見了干部还偏要多說几句拥护新社会的話。他一进来，林忠就感到头疼，因为早知道他說一句真話是要繞够一二百个弯子的。林忠說：“有事嗎？”“有点事主任！”“吃晚飯时候再談吧，現在我要赶个东西！”“就是現在的事，馬上不解决就只好办！”“什么事也得等到晚上！”“不行！停不住手！”“哪有那么要紧的事？什么事？”“主任不是常說‘什么事也得根据具体情况来决定办法’嗎？現在有这样一个情况……”“直截了当說！說什么就說什么！咱們三言兩語解决問題！我还有要紧事哩！”“好！我是給公共食堂磨面的，就說磨面的事！”“磨面的什么事？你不要尽說帽子，說主要的！”“主任！不要着急！說話总得有个头緒……”林忠这时候，只得把笔插进套子里。

李大亨正要按着“头緒”講，三队里有个叫蛹蛹的青年小伙子匆匆忙忙跑进来，因为跑得太快，进门来只顧喘气，馬上还說不出話来。“蛹蛹”好象是个外号，其实是个真名。这个人在小孩子时期，長得皮紧肉滿，初生两个月就会翻身，赤光光地在床上滾来滾去象个大蛹，他的媽媽成天叫他“蛹蛹”，直到長大也沒有改名，現在虽然長到二十多岁，看他那渾身憨勁，还象个大蛹，是星火大队的第三小队的副隊長。

李大亨見蛹蛹的亲势甚猛，生怕他提出什么更重要的問題来搶了自己說話的机会，因此就趁他喘气的时候，先繼續說自己的話：“主任是注重定額的。我要請示的也是个定額問題。”“你直截說問題好不好！”李大亨这会可真要直接說問題了——因为一来怕林忠生了气真不听他的，二来又怕蛹蛹插上話再輪不上他說。他說：“普通杂面，一百斤里边應該是多少玉米多少豆？”“还不是十五斤到二十斤豆嗎？”“豆多了是不是还能磨够定額？”这倒把林忠問住了。林忠沒有这个經驗。蛹蛹插話說：“豆越多磨的面自然也越多！”李大亨翻了蛹蛹一眼說：“你懂我說的是什么？”蛹蛹說：“我十来岁上就常替我媽照磨，还没有磨过个杂面？”“小孩子家等听明白了再說話！你說的是面，我說的是工！你知道一盤磨一天能磨多少杂面？”“那要看用哪一盤磨，架哪个牲口？小孩子就什么也不知道了，那也要看什么样的小孩子！”

林忠見蛹蛹挫了李大亨的銳气，觉着問題比較容易解决了，就向李大亨說：“不是給你定过額嗎？就是食堂門口那盤大磨，架上土黃驢再貼上个驢，不是六十斤面抵一个劳动日嗎？”蛹蛹問：“六十斤？”林忠只顧看李大亨的神气，沒有回答。

蛹蛹的話；李大亨在定額里討着便宜，自然不肯理蛹蛹的話，不但不肯理，反怕蛹蛹再追問一句，因此不等蛹蛹再開口，就向林忠說：“可是司務長這次給發的糧是三七對，七十斤玉米三十斤豆，你說還能磨夠嗎？”林忠說：“那能差個什麼？有撈魚時候有晒網時候，成天磨就一樣了。”李大亨見有蛹蛹這個小內行在場，不敢再爭下去，準備作為接受了林忠的意見退出去，可是蛹蛹偏又冷冷地諷刺了他一句說：“便宜了還想便宜！”李大亨這樣個愛臉面的人物，讓蛹蛹這個毛孩子當面奚落一句，說什麼也得再回一句，可是他又怕說得重了惹起事來，想了一陣，想出個好法子來是“且戰且退”。他沒有再向林忠說什麼，一邊轉身向外走着，一邊自言自語說：“不負責任的話誰也會說！”不料這句話恰恰惹出點事來。蛹蛹沒有讓他走脫，搶過去用兩條粗胳膊把門一擋說：“我負責任：就是那盤磨，就是那土黃驃貼一個驢，就是那三七對的雜面，一個勞動日磨七十斤。你要包還先盡你包，你要不包我包！”李大亨一看蛹蛹那個勁頭，想沖是沖不出去的，也只好再來一套軟的：“蛹蛹！老漢有什麼得罪你的地方，你提出來老漢賠情！咱們都是同鍋吃飯，有什麼过不去哩？”“老人家！我一點也沒有跟你过不去的地方，不過咱們誰也不許哄公家。一個勞動日磨七十斤面，合理合法，公私兩利！你磨你就磨，你不磨我磨！”林忠着急的是割麥的定額算不出來，想了個胡塗了事的辦法說：“算了算了！不要斗嘴了！”蛹蛹說：“不是光斗嘴，差着十斤面哩！大隊長你說上一句：是包六十斤合算，還是包七十斤合算？”林忠見蛹蛹絕有勝利的把握，就趁勢逼了李大亨一下說：“大亨你說吧：蛹蛹願意包七十斤。你要也願意就還包給你，

要不就讓蛹蛹包了算了！”七十斤保證磨得够，況且不磨面就得上地，李大亨心里已經願意了，只是話太不好說。林忠又催着說：“快点！一言为定！我還有別的事哩！”李大亨經这样一驚，忽然驚出一句很排場的話來。他說：“蛹蛹敢包難道我就不敢試一試？七十斤就七十斤！我也學一學大躍進！”林忠見蛹蛹幫着自己完全擊敗了李大亨將他这一次軍，滿心舒暢地說：“好好好！誰也應該大躍進！”李大亨正作表面光榮的退場，蛹蛹又加了句話說：“哪里用得着大躍進？閉住眼睛也磨得够！稍稍起一点早，八十斤也磨得够！”李大亨怕蛹蛹再加碼，沒有敢再回話就走了。

李大亨走后，蛹蛹問林忠：“他來干什么來了？”林忠說：“來補領那十斤定額來了！”說了就嗤嗤地笑起來。蛹蛹接着也笑了。林忠說：“你这小鬼可真沉得住氣！”蛹蛹說：“對这种人實在不能太客气！愛討便宜的人也是常有的，不過不象他这种人除了找便宜再沒有別的事！”林忠因為心里有事，無心對李大亨再作什么評論，就把話頭轉到詢問蛹蛹的來意上：“你怎麼沒有去割麥？”“去來！我是從蜂腰嶺回來的！”“找我有事嗎？”“原來有事，現在又沒有了！”蛹蛹說着，面上露出一點憨笑來。林忠說：“小鬼又搞什麼鬼？隊里有問題了嗎？”“沒有！”

林忠正有點納悶，忽听得房背後似乎有事過去。林忠向蛹蛹說：“你們隊里又想用車子拉麥是不是？蜂腰嶺的路不能走車！去年秋天二隊拉糞不是差一点把一輛車子摔下崖去嗎？”“我們沒有說要用車子！”“你不要哄我！就你一個人來了呀，還有別人？”“就我一個人！你不要亂猜，不是為那個！”“那

么誰在外边駕車呢？”“沒有誰駕車！大概是东院嬌子和二奶奶給幼兒園的孩子們推着玩哩！”林忠又听了听，果然不見再响，也就不再追問。

林忠急着要造表，可是还没有問清楚蝻蝻的来意，就又接着問：“蝻蝻：你到底来做什么？不要尽貪玩！”蝻蝻嘻嘻一笑說：“也是定額問題！算了！說起来不光榮得很！蜂腰嶺上我們队里的麦，叫羊蹬了兩塊，倒在地下不好割，有些人要求叫修改定額！”“有多少？”“一共不过二三亩地，多誤上十来八分工，也跟李大亨說那一百斤杂面多加了十来斤豆子一样，提不到話下。我来的时候思想不正确，現在讓李大亨这件事教訓过来了。定額太細了很容易叫人尖薄。党团员、干部不願吃一点小亏，就很难叫李大亨那些人不搗蛋！”

說話間又听得房背后車子响。林忠向蝻蝻說：“你說得对！燒的紙多惹的鬼多！我也觉得定額太細了有毛病了！你还到地里去吧！就說沒有找見我！劝大家在小事情上厚道一点，不要惹人笑話！”蝻蝻答应着往外走，林忠又說：“出去到幼兒園告你二奶奶說不要推着那个廢車玩，防忌軋了孩子們的脚！”打发蝻蝻走后，他看見桌上的表已經到十点四十分了，急得他一边搔头，一边拔开笔赶紧在表上填那些算好了的数字。

蝻蝻离开大队部，到大队部房背后的幼兒園来。他一进门，孩子們就把他圍上，有个孩子說：“大哥哥跟我們修房子玩！我們要修学校！”蝻蝻用手分开他們說：“大哥哥吃晚飯时候再跟你們玩！”二奶奶也趁过来劝孩子們說：“大哥哥有事哩！閑了再跟你們玩！”蝻蝻向二奶奶說：“二奶奶！大队长叫告

你說不要讓孩子們推着那輛廢車玩，防軋了他們的腳！”“孩子們沒有推着車玩呀！車軋轆前後都是磚墊着的！”孩子們自己也說沒有推着玩，有個孩子指着車上壘好的積木說：“這是我們的學校！”蛹蛹看了看，車輛是用磚墊着的，細看車轆、車盤一切都好好地，就問二奶奶說：“這車沒有壞了呀，怎麼說是廢車？”二奶奶說：“什麼也沒有壞！是有了大軋轆車用不着它了！”正說着，又聽見外邊有車子過來的聲音。蛹蛹說：“這又是哪里的車嘍？”二奶奶側着耳朵去聽，又不响了。東院嬸正在兒童食堂給孩子們蒸饅頭，隔着窗向蛹蛹說：“不是車，是响雷哩！”蛹蛹揚起頭向院里的天空一看，只有稀稀地几小團黑雲，太陽還是那麼亮，就說：“不象是雷！”東院嬸說：“是！响了好幾次了！”“為什麼是老悶音？”“前响响的雷就是這老悶音！你听！這不是又响哩？”就在這時候又响了一聲。蛹蛹說：“噫！就是雷！”

蛹蛹跑到外邊向四周一看，西邊的雲重一點，但還不如馬上就能下雨的樣子，悶聲悶氣的雷聲又從遠處傳來。他馬上想到白楊套的豐產麥，又跑回大隊部來。他在門口喊：“大隊長！响雷哩！西北邊陰住了！”

“啊？”林忠一听說是响雷，連筆也沒有顧上套住，摔在桌上就跑出來。他和蛹蛹跑到院外一個比較眼亮的地方向西北天上一看，遠處的雲邊上一晃一晃閃着亮光，雖然在太陽光下還不太顯亮，可是能斷定西北的遠處閃電打得很緊，好在離得太遠，要不雷聲就會連起來了。兩個人正看中間，偏西的方向來了一次比較亮的閃電，停了一會又响起一聲象在遠處拉車的悶雷來。林忠說：“決定錯了！該先割白楊套的麥！”“現在

怎么办哩？”“叫四个队馬上都轉到白楊套去！定額等割了再評！”“好！我替你去傳令！”蛹蛹說着就跑了。林忠叫住他說：“不行！还是我去！有些人还得說服！你給咱們在村里再動員些人，就說我說的，一切活兒都停下，全体出动到白楊套搶收丰产麦！告炊事員們說且不要做午飯，先燒些开水往白楊套送，等搶完了麦，后晌回来再做飯吃！”“行！我傳達完了就到白楊套去！請你告我們隊長說，讓他把我的扁担和鐮刀帶到白楊套！我不到蜂腰嶺去了！”說罢，兩個人就分头走开。林忠回家去取上鐮刀和扁担往蜂腰嶺去。

蛹蛹先在一个房頂上用广播筒喊了一陣，又到各条街道上跑了一遍，果然又動員出几十个人来，連李大亨也把磨卸了参加了搶收队——因为他很清楚地里減了产有了工分也成空的了。

蛹蛹折騰了一陣，帶着这个混成队往白楊套走，可是还没有走到往白楊套走的这条路上，就看見有二三十个人挑着麦子从白楊套出来；等他們走近了，才看見各队的人都有。担麦的碰上了他們，其中有人說：“已經有人回来过了嗎？”蛹蛹說：“就我一个人回来过！大家不是都在蜂腰嶺嗎？你們几时往白楊套去的？”二队隊長說：“天气不好！大家看見西北方向打閃电，支書就叫轉到白楊套去了！支書說叫我回来跟大隊長說說再動員些人。大隊長哩？”“大隊長到蜂腰嶺叫你們去了！能動員的人都動員来了！就是大隊長叫動員的！”挑着担子說話不能站得太久，二队隊長听明白了蛹蛹的話，就和蛹蛹分了手。蛹蛹回头喊：“我的鐮和扁担哩？”“都替你帶到白楊套

了！”二队队长远远地回答。

这个混成队进了白楊套，早見各队包种的麦地里都有人。蛹蛹說：“分开吧！各队的人各自归队！”說着就都分开了。

支書李占奎在三队。他正和大家割得起勁，見又增加了人，觉着林忠办事真快，馬上就把人动員来了。他以为既然把別人都动員来了，林忠一定来了，于是就到四队的地里来找林忠。他跑到四队的地里，沒有發現林忠。他問：“大队长哩？”有人回答說“沒有見”，可是这句话还没有落音，就听得土崖上边有人答应說：“来了来了！”李占奎抬头一看，見真是林忠，就問他說：“你怎么从高处来了？”林忠笑了笑說：“非从高处来不行！你們不也是从这高处来的嗎？”原来从蜂腰嶺往白楊套走，数这条路近，要是打村里去繞一下，要比这条路远一倍还多。李占奎决定轉移割麦队伍所以沒有回村去和林忠商量，也正是因为怕走路耽誤了時間。

林忠見了李占奎，說明了从高处来的原因以后，就商量搶收的措施。林忠問：“你看中午不收工，割到下午四五点鐘能不能割完？”李占奎說：“麦很厚！平均割一亩得四个工。現在連后来的几十个人，一共不过二百四五十个人，光割也得一天，不說运输！依我說打乱了队先尽最好的割，能割多少算多少；把咱們在家的牲口一齐用上，能馱的馱，能拉的拉，再加上人挑，先把好的搶回去，万一下了冰雹，也只讓它打次的！”

这时候，雷声更近了一点，林忠就按李占奎說的办法下了命令，各队的人就都集中在几塊最好的麦地里，仍由各队队长指揮着割，并且把体力最壯的小伙子們选出来挑担子，把老年人选出来赶車运送。

大隊長林忠在對敵鬥爭時期是破路英雄，一個人能扛起一條鐵軌來。他雖然已經快五十歲了，仍然自告奮勇挑担子，並且用繩子把兩捆麥子捆在一起，一個人挑四捆。青年小伙子們不服勁，也都挑四捆，蛹蛹說四捆還不夠他挑，可是扁担只有那麼長，再多了挑不住。

蛹蛹見老漢們趕着車拉，就想起幼兒園那一輛廢車來。他和另一個青年去把那一輛廢車拖出來，駕上繩套用人拉，兩個人一車能拉二十捆。有個青年和蛹蛹開玩笑說：“牲口不夠用了，又駕了個大‘蛹蛹’！”

天已經過了吃午飯時候，大家因為怕雹子打了麥，也不覺着餓，只是渴得要命。四個炊事員挑得開水來，大家暫時歇了手來喝水——和開飯一樣，由炊事員分派。大家喝着水、听着雷聲、議論着雨下得來下不來。有人說：“雨轉到北邊去了，可能下不來！”大家正望着北邊的雲頭看動向，西邊的山頭上突然閃了一道亮光，接着山搖地動地响了一聲雷。大家听了，好多人都放下碗站起來說：“快搶吧！雨要來！”

這時候的人們，已經跟打仗的沖鋒時候一樣了：有的摔掉了草帽，有的脫去了布衫，所有的鐮刀都閃着亮光，好象人也在飛、鐮刀也在飛、麥子也在飛，白楊套的麥地里好象起了旋風，把麥子一塊一塊吹倒又吹成捆；從白楊套往村子里去的路，上，牛車、騾車、馱子、担子，在寬處象流水，到窄處象攔繩，村邊打麥場上的麥垛子一堆一堆壘起來。

林忠畢竟年紀大了一點，挑了兩遭覺着腰板有點不得勁，就在場上幫着大家把麥垛成堆。為了不妨礙打麥，按習慣是把初運回來的麥子垛在場邊上，而且是穗朝里垛成一排，好象

一人來高的矮牆。林忠開頭也是這樣垛，後來雷響得更緊了點，他想到萬一下了雹子，把麥子打落在場上，雨大了還是能沖跑了，因此他就又發明了個新垛法：垛成兩層，外層的根茬朝外、里層的根茬朝里，把穗夾在中間，任憑多麼大的雹子也不會打着穗。他用這種新辦法垛了一列，西邊飛來的雲頭已經擋住了偏了西的太陽，看樣子雨來得要比他們收割得快。他一著急，又想出了更妙的辦法來。他想：“照這種新的垛法，把麥子捆垛在地里也能擋住冰雹！”得着了新主意，馬上就下緊急命令：“一律停運！先割先捆，就地垛起！”他留了一個人在場上告訴運麥的運來這一遭都把牲口車輛送回去返轉到地里去割，自己先跑到地里和支書李占奎商量，使用這個救急辦法。

這個辦法用上了，白楊套的割麥隊伍大起來，一塊塊地里的麥垛子也站起來了。

旋風般的割麥大隊，先割完了幾大塊塞溝地里的千斤畝，然後逐塊往外旋，從上午十點到下午三點，不過五個鐘頭，就把六十畝豐產麥割倒了四十五畝；要按林忠那張定額表上估的產量，六十畝一共三萬斤，這四十五畝就占到二萬七千斤，剩下的不過是一些二百斤畝。

這時候，天陰得更重了，烏雲低得好象就要碰著白楊套後邊的山頂，一陣涼風吹過來，吹散了沒有趕上捆好的麥鋪，一聲霹靂過後，巴拉巴拉落下來些稀密不均的大雨點。林忠在這時候又下了緊急命令：“安全要緊！大家立刻停止！馬上回去！”

打發大家上了路，林忠、李占奎和一些黨團員、積極分子